

长篇历史小说

戎马关山

下

寒波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90193516

戎马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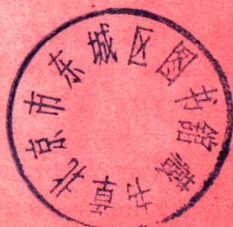
寒波著

长篇历史小说

长河落日系列



RBF86 / 06



下

长河落日系列

戎马关山

寒 波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30.25

字数：722,000 印数：1—4500

简易精装：ISBN7—5404—2039—1

I·1596(上下册)定价：38.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第四十六章	二进羌村，子美忽遇风波	479
第四十七章	援睢阳，英娘痛失胞兄南霁云	487
第四十八章	收长安，良娣喜做大唐皇后梦	503
第四十九章	苦尽甘来，良娣荣归大明宫	512
第五十章	厄运未脱，王维遇惊菩提寺	523
第五十一章	难关重重，陷贼众官返长安	535
第五十二章	猜疑深深，太上皇帝回京师	542
第五十三章	再别羌村，杜子美金殿朝君	557
第五十四章	终结悬念，众难友各奔东西	569
第五十五章	庆典华丽壮观，张良娣终圆皇后之梦	583
第五十六章	田野荒芜凄凉，王摩诘重返蓝田山庄	595
第五十七章	魂忆扬州月，高适罢归洛阳	607
第五十八章	梦醒凤凰池，杜甫贬官华州	620
第五十九章	立太子，宫闱纠葛	628
第六十章	访梅妃，鸳鸯苦命	635

2 戎马关山目录

第六十一章	宗夫人营救李白，忽遭流放夜郎	658
第六十二章	杜子美探亲洛阳，恰逢决战河北	671
第六十三章	相州兵溃，高继周单骑报警	676
第六十四章	兵荒马乱，《新安吏》光照人间	685
第六十五章	夜宿石壕村，再创诗史名作	696
第六十六章	凭吊函谷关，完成《三吏》《三别》	707
第六十七章	官中闻警，李辅国构陷郭子仪	713
第六十八章	高适入川，杜子美挂冠离华州	720
第六十九章	关山飞渡，杜甫辗转入川	731
第七十章	深宫复仇，辅国逼迁上皇	744
第七十一章	苍凉悲壮，李光弼邙山大战	764
第七十二章	忧患余生，王摩诘魂归天界	783
第七十三章	高达夫节度东川，夫妇草堂访杜	802
第七十四章	李辅国野心勃勃，危机一触即发	815
第七十五章	宫廷剧变，帝后结局凄丽悲惨	826
第七十六章	家庭破碎，李白末路风雪长恨	845
第七十七章	皇后“显灵”，辅国一命呜呼丧生	856
第七十八章	横山鏖战，安史八年之乱终结	863
第七十九章	群英煮酒论安危，天下事隐患深重	877
第八十章	吐蕃饮马入长安，郭子仪力挽危局	886
第八十一章	奉调回京，高适、杜甫相会绵州	897
第八十二章	玉册封侯，英娘夫妇中庭醉月	906

第八十三章	不畏强暴越半生，长安城高适遇害	
		920
第八十四章	挣扎江湖又五载，洞庭湖杜甫归天	
		929
尾 声	长河落日，皇帝临终戒后事	
	承上启下，太子柩前即帝位	947
后 记		950

第四十六章 二进羌村，子美忽遇风波

杜甫免罪后，贾至教他，官场规矩不能不上表谢恩，杜甫无奈，只得违心地写了一份谢恩表，皇帝看也没有看就扔在了一边，从此提起杜甫就皱眉。杜甫心有余悸，好长时间不敢再提笔写谏表，后来强打起精神拣些不致开罪皇帝的事，写了一份奏状，官家依然不屑一顾，了无下文，杜甫心灰意冷，闲极无聊。到了八月中，张镐奉旨挂了宰相衔出任河南节度使，杜甫也动了离开行在回乡的念头，又听得朝中议论，郭子仪以大漠以北回纥的蕃兵勇悍善战，劝官家征用回纥兵马助战，中使早已出发，估计再过一二月回纥兵马到了，官军再度出师，必能收复两京，那时候百官回京，他须回到羌村接眷，既然现在空闲，何不告假先去鄜州，将来长安收复之后，就可以带了家口从羌村直接回京了，岂不省事。他想定了主意，和几个朋友商议，也都赞成，于是上了告假奏表，官家这回爽快得很，批假四个月，杜甫高高兴兴地又预支了年俸一万钱，收拾行装，准备“北征”。

八月底，张相启程，百官饯行于凤翔东门外，杜甫感念张相御前力救之恩，特地留在凤翔，与岑参同往送行。忽见一骑差官自东而来，见了众官员，下马让道，有人问道：“差官从哪儿来？”答道：“九江。”

杜甫耳闭，不曾听清，岑参却灵巧，忙问道：“有个翰林待诏

李太白，下在浔阳狱中，现在怎样了？”

差官道：“李待诏早已不在狱中了，宣城太守宋中丞（御史中丞宋若思）和江南宣慰使崔相公帮助他出了狱，现在中丞幕中，还要荐他做官哩，我这褡裢里有一份文书就是中丞的荐表。”

杜甫、贾至、岑参、严武等大喜，恰被前来送行的崔圆听见了，不住地摇头道：“李白附逆，杀无可赦，宋若思居然上表荐官，胡闹，胡闹！”

杜甫性情偏躁，一瞪眼，开口便欲争辩，贾至怕他急不择言，得罪宰相，悄悄拦阻了，笑向崔圆道：“李白附逆之事，中间或有委曲，宋中丞既有荐表，想必自有说法，等一会且看了荐表自可明白。”

崔圆只是摇头，又和左相苗晋卿说了，也说：“李白附逆，死有余辜，怎可荐他做官，宋君太荒唐了！”

张镐听了，动了动嘴唇，可是话到口边留住了，临行不便与苗、崔二人争辩，拱手上马而去。百官回城后，贾至、严武仍去中书省办事，傍晚，贾至回到住处，向杜甫、岑参道：“太白遭殃了。午前回到中书堂，书办呈上宋中丞的荐表，苗崔二位相公看了，都骂中丞糊涂，说是李白附逆罪大，非杀不可。中书堂上官员也颇有人落井下石附和的，我与季鹰，还有中书省和御史台的几位朋友一起为太白求情，说了好半日，苗相才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现在去见官家，且看他的造化吧。’他袖了荐表往见官家，官家痛恨永王与他争江山，对附逆的人除了举兵反正的季广琛等人外，一个不饶，听了苗相的陈述，当即提笔在荐表上批了：‘可恶，可恶！李白从逆怎可为官，着即免死流放边远州郡，遇恩不赦！’苗相和崔相商量了，决定将太白流放黔中夜郎（今贵州遵义市东北正安县），虽然免了一死，那蛮荒之地的流放生涯也足够折磨他了。”

杜甫与岑参愕然骇叹，杜甫道：“夜郎边荒不毛之地，流放的人十去九难回，太白年近花甲，不是明明置他于死地吗？”

岑参道：“太白误入永幕，必有苦衷，朝廷扼杀人才，也太过分了。”

杜甫道：“自从天宝以来，权相当道，朝政就逐渐衰败了，埋没人才的事，举不胜举，房相当政，汲引人才不遗余力，可惜被谗臣倾轧，如今庸臣当道，恐怕又走了当年的老路了。”

当晚贾至、严武及两院拾遗补阙裴荐、岑参等友人设宴为杜甫饯行，席间，杜甫赋诗答谢。

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遗补

诸公，得“闻”字

田园须暂往，戎马惜离群；
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
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
山路时吹角，那堪处处闻。

谈起李白流放，无不叹惜李白未能洁身自爱，也觉朝廷处分过重，杜甫感慨丛生，借酒浇愁愁更愁，席散之后，步月吟诗，为李白祝福。

不 见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次日为闰八月初一日，众友人送杜甫启程北上，那时朝廷搜刮各衙署官员的马匹以供军用，杜甫只得向西北四镇行营兵马使李嗣业将军借了一匹鞍辔齐全的西凉马，经麟游、邠州前往鄜州，全程六百余里，都是官军控制的地方，这一回不用东躲西藏防备贼兵抓人了。去年从梨园寨北上灵武，也曾经取道邠州，今番旧地重游，在州城旅店宿了一宵，回忆当时的狼狈，不胜感慨。第二天从邠州动身，策马东北经坊州宜君县，来到中部县，上回合家离开白水向北逃难，第一站就是中部县，那时本拟取道三川县去鄜州，不料山洪暴发，阻住去路，只得绕道东行，过了洪水弥漫的三川地区，下了一座高山，首先来到羌村，从此将家眷在羌村定居下来，已是一年多了。现在路上安宁，又无水灾，只是贼人撤离不久，大劫之余，阡陌萧条，人烟稀少，田野荒芜，野鼠横行。他在三川县城渡过华池水，先来到鄜州城，在城中买了一些果饼糖食、笔墨纸张，束扎在一起，拴在马鞍旁，然后出城拍马南行，归心如箭，那马似也通了灵性，迈开矫健的四蹄，腾跃如飞，转眼便见绿茵如画的羌村了。时已傍晚，村中炊烟袅袅，农民纷纷牵牛荷锄回村，他们遥见一位官员下马过桥进村，都怔怔地望着，不知是何方来的贵客，杜甫笑着向乡亲们点头招呼，才有人恍然大悟，“莫非是张大爷家的那位杜家大哥，做了大官回来了？”于是一个个笑呵呵地招呼：“杜大哥回家来了，是从哪里来的？”

杜甫见羌村安然依旧，先放下了心，笑道：“诸位乡亲安好！我是从凤翔行在回乡来探家的，舍间都还好吗？”

“都好，都好，就是苦了夫人，等一会见到了您就知道了。”

“是啊。”杜甫恍然叹道，“我就知道夫人在家受苦了。”

杜甫牵马进村，乡亲们愈聚愈多，跟在后面问道：“杜大哥做了大官了？”

“是啊，做了官了。”

“能见到皇帝吗？”

“见到，常常见到。”

“啊，那一定是个大官，是一品吧？”

杜甫笑笑，没有回答，已经到了张家大院门口了，院中长凳上放了两张竹匾，一大群人围在四周收拾刚从地里收获下来的玉米棒子，剥去外壳，掰下玉米粒子，再把另外一部分玉米棒子用绳索串起来晾晒到屋面上去。杜甫牵马进院，后面的孩子们高声喊着：“张爷爷，杨姨，您家贵客来了！”

霎时间，左右邻居争相从墙头上探首，观看衣锦荣归的贵客。院中围在竹匾周围的人都抬起了头打量杜甫，杜甫赶紧眯了眼搜索，他认出了张老丈，也认出了自己的夫人，还有孩子们，夫人面色苍白，身上衣裙打了好几处补钉，儿女们也都个个瘦弱，面有菜色，杜甫惻然心酸。可是张老汉一家认不出他了，杨氏夫人放下玉米棒站起身来瞅向杜甫，也目眩神迷了。来客那一身崭新的袍帽，昂然的神气，还有他牵着的那匹神采飞扬高大的黄骠马，华丽多彩的马鞍，鞍上还拴了两个大包袱，杨夫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个小院从无官员进出，从来客微笑的眼神和面部的轮廓，他该是自己的夫君。可她却恍惚了，这哪像是去年离家时那个穷酸憔悴的丈夫。自从丈夫去灵武投奔朝廷，一去杳无音信，他走后第二天就听说贼军进了鄜州城，延州也被贼军占领了，那是夫君去灵武的必经之路。张大爷托人到鄜州城中探听，都说亲眼目睹一个半老的官员被贼兵押向长安去了，张老汉比划了杜甫的年岁状貌，还背了一个蓝印花布包袱，一顶油纸伞，走路时两肩有些倾斜，都说：“正是，正是，被抓走的就是这个人。”老汉不敢隐瞒，回来告诉了杨夫人，夫人哭得死去活来，老汉安慰她：“大哥大概是被贼人请去做官了，谅来不致丢了性命。”

夫人道：“大爷，您不知他爹的脾气多倔犟，又重名节，决不愿做伪官，惹恼了贼人，一定要送命。”

乡亲们都来安慰，劝夫人：“别尽往坏处想，不见得被贼人抓去的官员都被逼死了，不是听说投了安禄山的京兆尹崔爷又带领了许多人马投奔行在了吗？”

夫人抱了一线希望痴痴地等着杜甫的消息，指望官军收复了两京，丈夫死活总该有个下落了，可是官军一而再，再而三的进攻长安，都被贼军打退，不祥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地飞到了羌村，夫人绝望了。丈夫留下的钱已经用完，乡间收成不好，张大爷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只为了一群儿女，她才艰难地活了下来，支撑着门庭，她日日念佛，夜夜拜月，求神保佑夫君平安活在人间，万万想不到今天站在面前的就是他！不，太不可能了，两京未复，丈夫不可能脱身出来，就算是从虎口逃了出来，一定比离家时更惨，更为狼狈，而眼前的这位君子，鲜衣怒马，气概不凡，光是这四骏马和珍贵的马鞍，就不是寻常官员所能置办，何况是从贼人巢穴里只身逃出来的，然而来客朝张大爷招呼之后，过来在她面前深深一揖，叫了一声：“夫人，鄙人做了官回来了！”这分明是杜甫！

刹那间，夫人忽然柳眉竖起，一把将奔过去叫爸爸的小女儿云云抓了回来，指着杜甫厉声道：“你，你站远些，不许近前！”又向孩子们道：“不许叫爸爸！”

杜甫退后了两步，诧异道：“夫人，这是为什么？是怪我回来迟了吗？还是因为……”

杨夫人怒声道：“住口，我且问你，你做的什么官？”

“从八品左拾遗啊。”

“哼，你在乱前就是东宫的八品官了，那时你穷得什么模样？现在你又突然变得阔绰了，你究竟做的谁家的官？”

“还有谁家的官？当然是大唐的官。今年五月我曾经从凤翔行在托人捎信回家，还带了五千钱回来。”

“胡说，家中何曾收到你的书信和钱？”

杜甫叫苦道：“原来我受了骗了！”

杨夫人怒道：“别装模作样胡弄人，你定然是做了贼人的官了，贼人给你做了大官才这么阔气。”

杜甫慌忙道：“冤枉，冤枉！夫人莫胡猜，鄙人哪会做出这等荒唐的事。”

“我问你，你是在去灵武途中被贼人俘去长安了吗？”

“是啊。”

“这就对了，你就在长安投顺了伪朝，这还有什么话说，走走走，我可不认你这个认贼作父的不肖丈夫。”

儿子宗文也道：“我也不认投顺伪朝的父亲。”

张大爷惊异地过来问道：“大哥，你家夫人这一年来受尽了千辛万苦，抚养这几个孩子，望眼欲穿地等你回来，你可不该投了贼人，伤了她的心。现在眼看官军就要收京了，你却不识时务，穿了这身伪朝的官服回村来显焕，若不看在夫人面上，乡亲们定会把你送到城中去法办。听老汉的话，快把这身袍服脱了，免得动了众怒。”

杜甫惶恐道：“老丈，我确实确实是大唐朝廷命官，是从凤翔行在来的。”

老汉道：“你不是被俘到长安去了吗？怎么又从凤翔来了？”

“我是逃到凤翔的。这匹马是向四镇行营兵马使李嗣业将军借来的，我哪里置办得起马匹鞍具呢？”

杨夫人道：“大爷，莫信他的花言巧语，若要我们相信，除非拿出真凭实据来！”

杜甫皱着眉头想了一下，忽然喜道：“有了，有了，我拿给你

们看！”于是解开包袱，取出一只中书省的大信封，抽出一张黄纸，摊开来，足有四尺见方，说道：“夫人请看，这是朝廷敕旨，你看上面写着‘除授杜甫为宣议郎、行在左拾遗。’年月上面还盖了足有五寸多见方的皇帝御宝，这可不是假的了吧？”

杨夫人捧读了敕旨，仔细辨认了文字御玺，果然不错，不觉喜极而泣，向儿女们道：“孩子，爸爸果然做了朝廷左拾遗了！”

谁知夫人忽而悲愤，忽而欣慰，兴奋过度，一阵眩晕，竟然昏厥过去了。等到醒来时已经躺在屋中床上，床前站着夫君和儿女，夫人睁开眼来望着丈夫，不禁泪珠滚滚而下，说道：“二爷，奴当你已不在人世了，奴日夜骇怕，惟恐身体支持不了，丢下一群孩子怎么得了！”

杜甫俯身安慰道：“夫人，你受苦了，乡亲们都说了你的种种勤劳贤慧，孩子们也诉说妈妈身体虚弱极了，怪我不早早回家来。现在我回来接过你肩上的重担，你可以歇息了，官军不久就要收京，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长安去，再不愁衣食了。”

杨夫人终于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说道：“奴终于熬到这一天了。”

杜甫身历劫变，感慨万千，夜不能寐，当晚写了著名的《羌村三首》，以描述久别还乡时的情景，那第一首中写道：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时。

第四十七章 援睢阳，英娘痛失胞兄南霁云

平定永王之乱以后，高适夫妇坐镇扬州，安抚淮南，永王部下反正诸将亦蒙朝廷赦罪录用，季广琛做了和州太守，后来调任荆州长史，郑蔡节度使，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后期战争中立下了功勋，冯季康做了扬州兵马使，浑惟明也在江东做了丹徒兵马使，军政诸事部署就绪，已是至德二载五月了，夫妇俩和刘氏夫人惦念远在河南睢阳的南霁云，听说贼将尹子奇又在引兵攻城，不知吉凶如何，于是高适修书一封，命儿子继夏与内侄承嗣带了四名牙兵和家仆鲁奎，前往睢阳探望。他们骑马上路，取道淮水北岸属于河南道的泗州临淮县（今江苏盱眙县北），临淮是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的驻地，城里城外驻扎了不少人马，继夏等人在城中住了一宿，向旅店掌柜探询去睢阳的路径，又问道：“临淮驻扎了这么多官军，莫非要开拔到睢阳去帮着打贼兵吗？”

掌柜摇摇头轻轻笑道：“贺兰大夫原是北海太守，被贼将能元皓占领了北海（今潍坊市），把他赶跑了，不知怎么去过一次行在，巴结上了官家，反而升了官，做了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来到了临淮。按理说，既是河南节度使，河南道（包括山东）的事他都得管，睢阳大战，也该派兵援救，可是如今官军被贼军打怕了，只求贼军别打上门来，谁肯千里迢迢去惹火上身。客官是去睢阳探亲吗？听说那边打得很凶，能进得了城吗？”

鲁奎道：“我们去看看，若是进不了城，只得回来。”

掌柜道：“睢阳出了两位大英雄，一位是御史中丞、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将军，还有一位是御赐正三品左金吾卫将军的睢阳郡兵马使南霁云将军，提起他俩，谁个不敬，哪个不晓。这次中原大战，若是官军带兵的将军个个都像他们一样舍生忘死，那帮逆贼早就平定了，还等到今天！”

继夏和承嗣相顾叹息，愈加思念他们在睢阳城中的亲人了。次日，他们继续启程，经过虹县、符离来到谯郡（即亳州），当时谯郡是中原大郡，下辖八县，人口六十七万，仅次于睢阳郡的八十九万，超过汴州（开封）、郑州、徐州多多，太守便是杀害诗人王昌龄的阎丘晓。谯郡北与睢阳接境，北界距睢阳郡城宋城不过六十里，是距宋城最近的地方，可是睢阳大战开始后，太守许远多次向阎丘晓求援，也不曾接济过一粒粮食。继夏等来到郡城，正欲问路寻觅旅店，忽在府前大街上撞着了一位老丈，一把抓住承嗣说道：“公子，你不是睢阳兵马使南将军家的大郎吗？这一位公子也见过面，是高家的公子吧？”

承嗣认出是宋城旧邻董家老爷爷，喜道：“董爷爷，这位正是我的表兄高继夏，想不到在这里见上了您。”

董老丈叹道：“宋城百姓十几万人逃出了一大半，有钱的人逃到江南去了，无钱的人就在附近找个安身之处，等待大乱过去，亳州最近，逃来的人家也最多。大郎，你们几兄妹不是随了令堂大人早就离开宋城了吗，今儿回谯郡有事吗？”

承嗣道：“我家姑父做了淮南节度使，我们一家也住到扬州去了，这回是想去睢阳探望家大人。”

董老丈道：“令尊大人南将军好英雄！睢阳城坚守了一年多，皆亏了他和张中丞，可是目前贼军又在攻城，你们进不了城了。”

承嗣和继夏都道：“老爷爷，不怕！我们能够单枪匹马闯进城

去。”

董老丈道：“孩子们，打仗不是儿戏，你们且住到我家去，让老汉把睢阳的情况细细告诉你们。”

承嗣等随老丈到了董家，老人的小孙儿们也出来相见，承嗣道：“怎么不见两位叔叔？”

老人自豪地说道：“他们身体强壮，有志气，跟了南将军守城。你大叔被打死了，小叔还在城中，睢阳大战到了这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谁家能不死人？头上我曾大哭了一场，后来就不哭了，能为守睢阳尽一份力，死了也光彩。你们若是正二月间就来，或许还能进得城去，可是从那以后，贼将尹子奇又纠集了五万贼兵大举攻城，城中守军原有万人，如今只剩下六千人了，他们尽数出城迎战，贼军见官兵稀少，全不放在心上，不料南将军和郎将雷万春等所向无敌，杀死贼将三十多人，贼兵三千多人，追逐了好几十里地，方才收兵回城，无奈贼兵太多，哪里杀得干净？第二天，尹子奇又收集了残兵败将来睢阳城下，将四门团团围住，张中丞和南将军白天引兵出战，夜间时时伏兵袭击，虽也杀死了不少贼兵，究竟寡不敌众，官军死一个少一个，贼军却不断调兵增援，把个睢阳城围得水泄不通，两位公子如何去得？”

承嗣道：“我们既然来了，怎能不去？”

继夏也道：“董爷爷，我们远道而来，守城近在咫尺，是非去不可的，且去看了究竟再说吧。”

老丈阻挡不住，只得说道：“明天我差家人为你们带路，切望见机行事，不可鲁莽，万一出了事，老汉可对不住尊大人。”

次日老汉备了干点，差男仆借了一匹坐骑陪同承嗣等出城，年轻人心急火燎，上了大路便挥鞭催马狂奔，不消半日已近宋城，沿途百姓逃亡，田野荒芜，白骨暴露，炊烟断绝，时时有贼人骑马四出抄掠，见了继夏等人，大喊大叫着上前袭击，幸亏都被击